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父子间

杨 纤 如 著



父子间

杨 纤 如 著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石家庄

父 子 间

杨 纤 如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1/32 5 3/8印张 2插图 89,000字 印数：1—73,000 1984年5月第1版
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16 定价：0.53元

(一)

“瞧报咧，瞧报咧，小实报两大枚……北平日报，全民报，京报，益世报，时事白话报，瞧报咧，瞧报！冯总司令督战陇海路的消息！郑州活捉蒋介石的消息！人妖游街的消息！还有男扮女装的相片……瞧报咧，瞧报！”

其实用不着这么大串子喊声，只消两声“瞧报咧，瞧报咧”。平大爷哪怕甜蜜地梦着云土喷烟吐雾冲鼻浓香，也会先翻身后睁眼睛，跟着骂两声。这天，平大爷并非梦见他久别的云土浓膏指甲大个泡儿；他是梦见出外多年无消息的儿子回来了。老伴正忙着擦洗两只牛眼大的土窑酒杯，方桌两侧一边摆一只，儿子笑咪咪的和他相对，正想说些什么……他忽然意识到老伴不是早已埋在西山乱葬岗上了吗？那蔓草萋萋的土谷堆，印象是再深刻没有的了。凭坟头上的“碗儿顶”^①就亲手换过无数次，她怎么又来擦洗酒杯呢？正想伸手摸摸老伴的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血有肉的，却被一阵卖报声喊醒了。要是别的声音，他

① 从前人死土葬，每年清明及十月一上坟要在坟顶上换一次碗形的土块，有的叫碗儿顶，有的叫坟头。

怎么也要睡眼蒙眬地拉住唯恐破碎的梦境不放，只有这卖报声最能使他头脑清醒，而且连眼还没睁开，就先骂上两句。

阳光很微弱，而且说不定半晌午可能转阴，在大门洞的一角，地下虽说被平大爷焐暖了，那两面墙角却是冷冰冰的。一丝微弱的晨光掠过他灰暗的面色，谁也不嫌谁的颜色难看。他多么舍不得这个角落呀。再过些时脚步飞快的冬季说不定挤掉秋天的时间，老早光临，那他就得另找地方过冬了。他眼还没睁开，就又牢骚又亲昵地骂道：

“三成！你小子又来抢老子窝头啦？你他妈的军阀，抢老子的地盘！小子啊！”

他用舌尖抵住上齿，发出“子啊”两个连音字，跟着一笑睁开了双眼。三成跟昨早、前早……每天早晨一模一样地说出那几句话：

“大爷！您可把好心当了驴肝肺呀！我不这么吵醒您，新晨报，世界日报都给人家抢光了，那您才啃不上窝头呢。快起吧，天津的大公报，益世报也快到了。”

平大爷很清楚：什么京报，全民报只求抢早，每天事先剪贴好各大报的材料，连同广告什么的，一个下午就编排好五个版面。只等夜半一两点钟各通讯社稿子到得差不多了，连忙编好第二、三版和本市盗匪、凶杀、拐骗、色情之类的

本市新闻版，就急急忙忙上了版，噉哩喀喳印起来。象这样不常登社论、没有专电的报纸，准保四五点钟就出来了。有那么一群赶头场的报贩子，专拣这种早报的便宜，趁居民刚起床，大街小胡同一吆唤，卖上百把几十份也就够一天花销了。平大爷不走这条路子。

起早床吃早茶的，提笼架鸟遛弯的，拉洋车的，送牛奶的，顺手来一张小实报，花钱不多，可以看到一些杂七杂八的新闻。贪图消息早，戏报广告全，金融行情多，社会新闻奇，而又花钱较少，能买到篇幅大的报纸，大都是这些早班报的主顾。至于平大爷，他却认准了新晨报有“本报专电”和文艺副刊，世界日报有“最后消息”和教育新闻，有它的固定读者。大公报和天津益世报更是敢刊登些敌对方面的消息，有时还发表一篇迷惑人的好象“敢说话”的社论，吸引一些满心苦闷而又认识不清的读者。平大爷知道，这几种报即便稍迟一步，自有它的读者在等待着。几个胡同，除了几家大宅门按月订阅者外，哪家准买他的报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他用不着象别的报贩子那样抢孝帽子般的飞跑，只消放开嘶哑的喉咙喊上几声，拖着缓慢的步子，走到哪家，准有人在门外等着递过几枚铜板来。每天都是这样：迟不过下两点，他贩来的报完全可以销售一空。这之后，喝过二两白干，茶馆里坐一

阵，又该去卖晚报了。晚上，九、十点又回到画眉胡同，从东往西数第四个、从西往东数也是第四个大门洞。

平大爷为什么选定这个大门洞作他的临时“家”呢？你必定认为这个胡同处在北平西北隅最僻静的地方，可以睡懒觉。是的，平大爷的鸦片烟是戒掉了，但是懒觉一直戒不掉。你却想不到：这条胡同向北的住户只有三家小门楼，其余都是人家的后墙根。而南向的六座大门楼和一家小户，只有顶西头大门住着一家热闹的家庭，顶东头一家却是有墙无门的小户人家。中间第四个大门楼，虽说住有人家，却只有一对年轻的夫妻。平大爷知道，这一连六个大宅院都是西头罗家的产业，那是现在的罗老爷的父亲盖的。这位老罗老爷是个有心人，他明于“一辈做官十辈打砖^①”的格言，就在户部员外郎任上，把这条胡同的半边街买下来，修成一连六座大宅院。他取其“六六逢生”之意，唯恐将来子孙不肖，到底还可吃瓦片过活。

这六座大宅院，除了罗老爷自住顶西头一个宅子外，其余五座长年都空闲着。招租房帖贴了满街满胡同，看房人一进门都给那股阴森森的寒气堵走了。也有的嫌地方太背静、交通不方便，

① 打砖：指家产败落。

结果，看房子的不少，定租的连一个也没有。平大爷早看中了这五个大门楼都可以安临时“家”，就是怀疑为凶宅而却步。新近第四个宅门搬来了一对年轻夫妻，他想：人家敢住在宅子里头，自己一卷铺盖之外别无长物，住在门外廊檐下，还怕个什么？

三成的喊声惊醒了平大爷。这个干瘪老头的心，跟这座屋檐低隘、灰土满地的古城一般的寂寞，动作和这古城骆驼一般的迟缓。他扣好上衣几颗扣绊之后，照例不提上鞋后跟，全部起床程序就算完了。他脑子里用不着想什么，那是如一团凝结的石灰啊！他会象公鸡发现地上一粒米那样准确，路过北小街一家油炸鬼铺子，摊开几枚大铜板，接过两套马蹄烧饼夹清油馓子。于是一面咀嚼一面走路，终于赶到宣武门外派报房！他为什么要动脑筋呢？从画眉胡同到油鬼铺走多少步他都记得；派报房的胡同，他闭着眼睛都可摸到。

他的脑子大可不必作无味的活动，在他看来都是浪费！只有那些有钱有闲的人们，才有闲心埋怨北平的气候如何如何不合适。什么夏天酷日烈炎呛得鼻孔生烟呀，什么冬天冰雪不化寒风刺骨呀。尽管万机生绿、鸟语花香的春天会到来，却又给三天两头的黄风卷去万紫千红！只有天高气爽、万里蓝天的秋季人人都说好，可没等你意

识到，冬天已经来临，早又黄叶满地风吹飒飒了。人说北平的秋天太短促了，一点也不错。就是在平大爷住在画眉胡同门洞里这一年，不少学生夏季衣服刚从当铺赎回不多天，又要忙着送进当铺赎回冬衣了。夹衣服似乎没有多少用场。

这样的寒来暑往，春秋换移，对于平大爷来说，丝毫也不用费脑筋。在春暖到秋凉这段时间，他可以到处为家；酷寒的严冬也并难不住他：小茶馆的炉灶旁，李老头的更棚子，都能容纳他一席之地。如今有了画眉胡同四号大门楼，总算得了个安乐窝。他什么心也不操，什么野心也没有，他不愿回忆过去，也不善于幻想未来。脑子成了一团凝固的石灰有什么呢？清早两套马蹄烧饼夹清油饅子少不了他的，中午和晚上两次二两白干少不了他的，茉莉花香片茶更会使他什么也不想了。只有路上看到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面孔瘦削得好象相识的时候，他才想起多年出去当兵无消息的独生子来。如果说新近多一件使他动脑筋的事情的话，那就是一早一晚大门发出的响声。

尽管平大爷的动作是那么慢腾腾的，但是那种准确，那种操作程序不乱，却是多年如一日。正当他低头弯腰系紧麻包片裹着的薄被破褥时候，大门吱地响了，门里走出年轻的女主人，跟手就有聋耳的老太婆把门闩上了。他照例向女主

人鞠个躬：

“小姐！您早？上学堂呀？”

女主人唐范一笑容满面回答说：

“你早！该上派报房了吧？”

(二)

庭院深深深几许……

龙游之最爱躺在东房软沙发椅上。靠背原已翘得不低了，他还是垫起双臂当枕头，头支得更高些，瞭望着后院暗自发笑。这房主人当初盖房时，简直不知道考虑到布局的美，就知道一间接一间把地基塞满为止。结果呢，靠北面一长溜房子总有十几间，仅仅在尽西头盖了三大间，东头是一间大门过道，一间门房，另一间就是柴振民的宿舍，也就是龙游之躺着向后院瞭望的那间东房。真的，难怪龙游之想到那句词发笑。这小院子哪象个院子？简直是一条胡同！不，还不如说是补锅师傅的旧式熟铁扒子侧放在地上：前面给一块长砖头挡住！是呀，这小院窄而且长还不说，偏是南面给大户人家一排后墙挡住了。别说秋天，无冬是夏，太阳只光顾到房檐，顶多夏天才恩赐照半个院子。就那，这帮丘九们还是用竹篱栅成一层层“小院子”，再摆上几盆花呀草的。

大学生谁没有个把女同学来往？栅成小院就表示这是我的“禁地”。这间大学因为校内宿舍不多，就在附近租了些民房，供学生们住宿。几个爱唱歌的，爱画画的，爱搞文学的大学生，就占据了这座葡萄胡同宿舍了。

龙游之本不住在这个宿舍里，可他每天都要到这个宿舍来，有时一天两趟甚至三趟，连看门的校工老田都跟他开玩笑：“龙先生，明儿您再来，别忘记带根门槛子！”是的，龙游之生了一副带笑的面孔，不仅老田，所有的同学都喜欢他到这里来。亲热的称呼，都喊他作“鬲子”，或者“老陕”。其实他每次来多半是找宋刚的，但他却故意呆在柴振民房里。这不仅为了避免人家看出他与宋刚关系密切，暴露了宋刚的党支部书记身份；更多的原因是柴振民的房间，等于是公共会客厅，谁来了都顺腿往东屋里一拐，只消不多会工夫，爱唱歌的，爱画画的，会做诗的，会写小说的，甚至爱摔跤打架的，骑“飞车”的同学，男的女的，江南的，关外的，一聚就是一屋子。

这天龙游之躺在沙发躺椅上，远望着深深的小院，想到人的心幕，也象隔了一层层的竹篱笆。看呢，倒也隐约地能看到一些；可要是看得真切，就得细心观察。加上夏天过去，日影偏斜，小院总是笼罩在灰暗迷漫中。同学们的心，又是何等难揣测啊！就拿柴振民来说，他是何等

不满现状呵，激愤起来，恨不能马上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；叫他给进步刊物画画，给左翼剧联搞舞台装置，无不全力以赴。可就是余沉渊一来，他却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咧开大嘴，挺起胸脯，什么雷蒙娜，西班牙一骑士……唱个没完没了，一直唱到余沉渊挎起他的膀臂走向西单英林咖啡馆为止。龙游之之所以爱呆在柴振民房间，有心把他从浪漫的情调中拉出来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龙游之正想到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那句词，下意识地笑出了声，随之抽出脑后的右臂。他没想到这只躺式沙发折了一条腿而外，还加弹簧几处顶穿布面，正好枕头的那只弹簧爱露头角，嗤啦一声划破了他的袖口。一声笑，一声嗤啦，柴振民才算睡足了，睁眼巡视了屋内每个角落，迷惘地一笑：

“小子，一个人笑什么？……这么老早就跑来了。”

“嗯，这回要比小余早来一步，”龙游之翻来复去摸着那撕破了的袖口：“什么破沙发，趁早扔了它！摆个什么劲？有针线吗？没有，呆会小余来了，叫她给我缝。”

柴振民短裤衩、麻纱背心裹体，顾不得穿衬衣什么的，就对着墙上挂的倾坡方镜，双手捶着自己的胸脯，啊啊啊啊，拉拉拉拉……发发发，

梭梭梭……还只刚开头，背后这个照背上一拳，那个照屁股拍一响巴掌，还有个女同学揉乱他的头发：“他妈的，乱鸡窝……还不快穿上衣服，有伤风化……”

不一会儿，床上，凳子上，破沙发躺椅上，连书桌上都坐了人。有人嚷着白文凤请吃豆浆烧饼粽子，有人嚷着龙游之唱碗碗腔；龙游之忙把球踢过去：

“小黑炭！你给我缝缝这个……”

张桂兰看见龙游之高举的右手，滴溜打卦露出一片布条，她黑黑的面庞上眼白越发显得洁白。不知是这眼白牵动了笑涡，还是笑涡引起了眼白闪光。她的声音高朗，比她脸色黑亮还引人注目：

“我给你缝？你嚷球的！”

这一群同学中，不管男的女的，要说谁也比不上小黑炭爽朗。她是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。她几乎忘记自己是个女孩子，她敢掀睡懒觉的男同学被窝，只要她一到葡萄胡同宿舍来，大嗓门满屋乱嚷，吓得男同学赶忙起床。有一次示威打国民党市政府，她打头蹭地蹿上去夺了巡警的枪，连呼：“打倒国民党！打倒国民党！”一旁过来一个巡长流里流气地说：“啊？你打倒国民党？我就是国民党！”小黑炭上前一步：“老子就打你这个国民党！”跟手几拳，雨点般地落在那巡长头上。巡长

何尝料想到有人敢把老拳落在他头上？一时没提防，打了两个趔趄，一句“抓住”才出口，看见对方胳膊象镢头把，腿肚子象小柱子，一溜烟钻到人群中跑了。从那时起，宋刚和龙游之研究，把她列为培养对象、吸收入党的第一名。

闹市口烧饼油饼铺，满桌碗盘狼藉之后，原班人马又开回葡萄胡同宿舍。倒也不是镇日无心镇日闲，也不是因为学校里课可上可不上；往柴振民房间里一聚，成了他们的习惯。柴振民房间并无蜜糖，板凳上更无糖稀粘屁股，不知怎的一坐下就是一个上午，天南地北，山海神仙，你的话刚落音，他就抢上去，不让落地。上午一班完了，下午又是一班人马，晚上更是深夜时间无止境。人们心事不一样，可想吐出来却都一般。有的愁着老家云南汇不来学费；有的因为身在阎冯统治区，而与蒋介石统治的家乡通讯都受限制；有的看到南方红军节节胜利，而北方沉闷得令人憋气；有的在几次示威游行后，就盼望着革命早日成功；有的发愁连十八枚一盘炒饼，都吃了上顿没下顿；有的不解女朋友为什么忽热忽冷……

龙游之不再敢接近那只沙发躺椅了，他把身子塞进屋角藤圈椅里，一声不响。他放过小黑炭和柴振民——这已是快成熟的果实了；他细心地听着大家的谈话，哪怕是胡扯八连，也会透露一点心曲啊。别看那个爱打架惹事的同学，到底有

其斗争性、反抗性的一面。那个不多言多语、抽冷子一句就象爆发了的炸弹似的同学，他脑子里藏有多少秘密啊。那个开口就是骂骂咧咧的同学，不光骂天骂地，他也骂蒋介石、阎锡山嘛！那个……他总是不放松每个人的语气和面部表情，也了解他们的一些家事和性格。忽然，一个若有发现似的声音：

“哎呀！老陕呢，溜啦？”

“溜不了他，那不是躲在屋角里，他的秦腔还没唱呢。”

唱完一段秦腔之后，龙游之还是脱不了身，大家非逼着他说笑话不可。这，他不在乎，顺口就来了。当他说完从桌缝里拍出芝麻假装舐唾沫写字的一段故事后，谁也没注意他把情节一转，转到武汉歆生一马路上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故事上了。一个个听得屏息呼吸怒目握拳，进入轰轰烈烈大革命时代情景的设想中。有的叹息无数有为的青年枉死、牺牲，有的遗憾自己没赶上那壮烈场面，有的无限景仰革命导师们的才智，有的痛恨新军阀背叛革命……别看这嬉笑无章的房间，也有它严肃兴奋的空气出现。龙游之因为处身在北平，不敢提名道姓；精灵的目光巡视大家一周，双手一抄，隐讳地说：

“我们的大革命是失败了！蒋介石、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固然是主要原因，但是当第二期北

伐的时候，不是那位基督将军抢占河南，不与武汉政府合作，反倒跟蒋介石碰了头……唉！要不然叶挺的军队一路打到北京，北伐早成功了。……”

有人接着说：

“还不是为他妈的个人争地盘，打来打去，死的都是老百姓。老游常说的：军阀混战，一点都不错！”

一阵咯噔咯噔的高跟鞋声，随着一股夜巴黎浓香扑进门来；余沉渊侧着腰肢被谁也没感觉到的风吹了进来。她把手提包往柴振民床上一扔，虽说有意把笑容挂到脸上，却也掩盖不住低蹙的双眉。人们知道，她是嫌大家会妨碍她和柴振民窃窃私语。她找话似地笑着说：

“衮衮诸公又在议论国家大事啦？”

谁也没开口，只有有名的莽汉胡大器嘴没遮拦：

“嗯，一点不错！怎么？耽误你跟小柴谈情说爱了吧？我们是坐定了。你们不晓得上西单，英林，憩园，有光堂……又是一道去巴黎学画呀，又是鼓捣小柴搬到你家里去呀……”

“嗯，一点也不错，我们就是商量去法国，”余沉渊妩媚地一笑，扬起下颚，眼珠子打转转，似得意又似傲慢地说，“走！小柴！”说着就去牵柴振民的左臂。柴振民舍不得龙游之的议论，刚想

对余沉渊说句：“去去去，别闹！”转而一想，又怕纠缠不清。正在为难之际，院里又是一阵皮鞋声，一个丽影出现在葡萄架下。这是较少的例外，所有来这宿舍的人，十有九人都先到柴振民房里报个到。只有这位女孩子，却一直钻进第三进“小院子”。

“宋刚的女朋友又来了。”

“她叫唐范一，常常来找宋刚，八成是 A pair。”①

“别瞎说啦。”龙游之忙制止说：“她是袁征四的爱人。”

“对了，怎么老不见袁征四露面啦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袁征四跟这位唐范一小姐新近结婚了。新婚燕尔，蜜月正浓，温柔乡里迷迷糊糊，哪还记得咱们这乱榻榻。”老夫子不大开口，他是有心给袁征四打掩护的。

(三)

上午十点有个碰头会，袁征四是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打从唐范一出门，他就考虑着几点钟吃完袁姥姥送来的早点，几点钟去隔壁三号空宅子

① 英语：一对。